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儒林外史
第三十四回 議禮樂名流訪友 備弓旌天子招賢

話說杜少卿別了遲衡山出來，問小廝道：「那差人他說甚麼？」小廝道：「他說少爺的文書已經到了，李大老爺吩咐縣裏鄧老爺請少爺到京裏去做官。鄧老爺現住在承恩寺。差人說，請少爺在家裏，鄧老爺自己上門來請。」杜少卿道：「既然如此說，我不走前門家去了。你快叫一隻船，我從河房欄杆上上去。」當下小廝在下浮橋僱了一隻涼篷，杜少卿坐了來家。忙取一件舊衣服，一頂舊帽子，穿戴起來，拿手帕包了頭，睡在床上，叫小廝：「你向那差人說，我得了暴病，請鄧老爺不用來，我病好了，慢慢來謝鄧老爺。」小廝打發差人去了。娘子笑道：「朝廷叫你去做官，你為甚麼病不去？」杜少卿道：「你好獸！放著南京這樣好頑的所在，留著我在家，春天秋天，同你出去看花喫酒，好不快活。為甚麼要送我到京裏去？假使連你也帶往京裏，京裏又冷，你身子又弱，一陣風吹得凍死了，也不好。還是不去的妥當。」小廝進來說：「鄧老爺來了，坐在河房裏，定要會少爺。」杜少卿叫兩個小廝攙扶著，做個十分有病的模樣，路也走不全，出來拜謝知縣；拜在地下，就不得起來。知縣慌忙扶了起來，坐下就道：「朝廷大典，李大人需借光，不想先生病得狼狽至此。不知幾時可以勉強就道？」杜少卿道：「治晚不幸大病，生死難保，這事斷不能了。總求老父臺代我懇辭。」袖子裏取出一張呈子來遞與知縣。知縣看這般光景，不好久坐，說道：「弟且別了先生，恐怕勞神。這事，弟也只得備文書詳覆上去，看大人意思何如。」杜少卿道：「極蒙台愛，恕治晚不能躬送了。」知縣作別上轎而去，隨即備了文書，說：「杜生委係患病，不能就道。」申詳了李大大人。恰好李大大人也調了福建巡撫，這事就罷了。杜少卿聽見李大大人已去，心裏歡喜道：「好了！我做秀才，有了這一場結局。將來鄉試也不應，科、歲也不考，逍遙自在，做些自己的事罷！」杜少卿因托病辭了知縣，在家有許多時不曾出來。這日，鼓樓街薛鄉紳家請酒，杜少卿辭了不到。遲衡山先到了。那日在座的客是馬純上、蘧駝夫、季葦蕭。都在那裏坐定，又到了兩位客：一個是揚州蕭柏泉，名樹滋；一個是采石余夔，字和聲。是兩個少年名士。這兩人，面如傅粉，唇若塗朱；舉止風流，芳蘭竟體。這兩個名士獨有兩個綽號：一個叫「余美人」，一個叫「蕭姑娘」。兩位會了眾人，作揖坐下。薛鄉紳道：「今日奉邀諸位先生小坐，淮清橋有一個姓錢的朋友，我約他來陪諸位頑頑，他偏生的今日有事，不得到。」季葦蕭道：「老伯，可是那做正生的錢麻子？」薛鄉紳道：「是。」遲衡山道：「老先生同士大夫宴會，那梨園中人也許他一席同坐的麼？」薛鄉紳道：「此風也久了。弟今日請的有高老先生，那高老先生最喜此人談吐，所以約他。」遲衡山道：「是那位高老先生？」季葦蕭道：「是六合的現任翰林院侍讀。」

說著，門上人進來稟道：「高大老爺到了。」薛鄉紳迎了出去。高老先生紗帽蟒衣，進來與眾人作揖，首席坐下；認得季葦蕭，說道：「季年兄，前日枉顧，有失迎迓。承惠佳作，尚不曾捧讀。」便問：「這兩位少年先生尊姓？」余美人、蕭姑娘，各道了姓名。又問馬、蘧二人。馬純上道：「書坊裏選《歷科程墨持運》的便是晚生兩個。」余美人道：「這位蘧先生是南昌太守公孫。先父曾在南昌做府學，蘧先生和晚生也是世弟兄。」問完了，纔問到遲先生。遲衡山道：「賤姓遲，字衡山。」季葦蕭道：「遲先生有制禮作樂之才，乃是南邦名宿。」高老先生聽罷，不言語了。喫過三遍茶，換去大衣服，請在書房裏坐。這高老先生雖是一個前輩，卻全不做身分，最好頑耍，同眾位說說笑笑，並無顧忌；纔進書房，就問道：「錢朋友怎麼不見？」薛鄉紳道：「他今日回了不得來。」高老先生道：「沒趣！沒趣！今日滿座欠雅矣！」薛鄉紳擺上兩席，奉席坐下。席間談到浙江這許多名士，以及西湖上的風景，婁氏弟兄兩個許多結交賓客的故事。余美人道：「這些事我還不愛，我只愛駝夫家的雙紅姐，說著還齒頰生香。」季葦蕭道：「怪不得，你是個美人，所以就愛美人了。」蕭柏泉道：「小弟生平最喜修補紗帽，可惜魯編修公不曾會著。聽見他那言論丰采，到底是個正經人；若會著，我少不得著實請教他。可惜已去世了。」蘧駝夫道：「我婁家表叔那番豪舉，而今再不可得了！」季葦蕭道：「駝兄，這是甚麼話？我們天長杜氏弟兄，只怕更勝於令表叔的豪舉！」遲衡山道：「兩位中是少卿更好。」高老先生道：「諸位纔說的，可就是贛州太守的乃郎？」遲衡山道：「正是老先生也相與？」高老先生道：「我們天長、六合，是接壤之地，我怎麼不知道，諸公莫怪學生說，這少卿是他杜家第一個敗類！他家祖上幾十代行醫，廣積陰德，家裏也掙了許多田產。到了他家殿元公，發達了去，雖做了幾十年官，卻不會尋一個錢來家。到他父親，還有本事中個進士，做一任太守，——已經是個獸子了：做官的時候，全不曉得敬重上司，只是一味希圖著百姓說好；又逐日講那些『敦孝弟，勸農桑』的獸話。這些話是教養題目文章裏的詞藻，他竟拿著當了真，惹的上司不喜歡，把個官弄掉了！他這兒子就更胡說，混穿混喫，和尚、道士、工匠、花子，都拉著相與，卻不肯相與一個正經人！不到十年內，把六七萬銀子弄的精光。天長縣站不住，搬在南京城裏，日日攜著乃眷上酒館喫酒，手裏拿著一個銅盞子，就像討飯的一般！不想他家竟出了這樣子弟

！學生在家裏，往常教子姪們讀書，就以他為戒。每人讀書的桌子上寫一紙條貼著，上面寫道：『不可學天長杜儀！』」遲衡山聽罷，紅了臉道：「近日朝廷徵辟他，他都不就。」高老先生冷笑道：「先生，你這話又錯了。他果然肚裏通，就該中了去！」又笑道：「徵辟難道算得正途出身麼？」蕭柏泉道：「老先生說的是。」向眾人道：「我們後生晚輩，都該以老先生之言為法。」當下又喫了一會酒，話了些閒話。席散，高老先生坐轎先去了。眾位一路走，遲衡山道：「方纔高老先生這些話，分明是罵少卿，不想倒替少卿添了許多身分。眾位先生，少卿是自古及今難得的一個奇人！」馬二先生道：「方纔這些話，也有幾句說的是。」季葦蕭道：「總不必管他。他河房裏有趣，我們幾個人，明日一齊到他家，叫他買酒給我們喫！」余和聲道：「我們兩個人也去拜他。」當下約定了。

次日，杜少卿纔起來，坐在河房裏，鄰居金東崖拿了自己做的一本《四書講章》來請教，擺桌子在河房裏看。看了十幾條，落後金東崖指著一條問道：「先生，你說這『羊裘』是甚麼？羊裘，即羊賢也。俗語說：『只顧羊卵子，不顧羊性命。』所以曾子不喫。」杜少卿笑道：「古人解經，也有穿鑿的，先生這話就太不倫了。」正說著，遲衡山、馬純上、蘧駝夫、蕭柏泉、季葦蕭、余和聲，一齊走了進來，作揖坐下。杜少卿道：「小弟許久不曾出門，有疏諸位先生的教，今何幸群賢畢至！」便問：「二位先生貴姓？」余、蕭二人各道了姓名。杜少卿道：「蘭江怎的不見？」蘧駝夫道：「他又在三山街開了個頭巾店做生意。」小廝奉出茶來。季葦蕭道：「不是喫茶的事，我們今日要酒。」杜少卿道：「這個自然，且閑談著。」遲衡山道：「前日承見賜《詩說》，極其佩服；但吾兄說詩大旨，可好請教一二？」蕭柏泉道：「先生說的可單是擬題？」馬二先生道：「想是在《永樂大全》上說下來的。」遲衡山道：「我們且聽少卿說。」

杜少卿道：「朱文公解經，自立一說，也是要後人與諸儒參看。而今丟了諸儒，只依朱註，這是後人固陋，與朱子不相干。小弟遍覽諸儒之說，也有一二私見請教。即如《凱風》一篇，說七子之母想再嫁，我心裏不安。古人二十而嫁，養到第七個兒子，又長大了，那母親也該有五十多歲，那有想嫁之禮！所謂『不安其室』者，不過因衣服飲食不稱心，在家吵鬧，七子所以自認不是。這話前人不曾說過。」遲衡山點頭道：「有理。」杜少卿道：「女曰雞鳴一篇，先生們說他怎麼樣好？」馬二先生道：「這是《鄭風》，只是說他不淫，還有甚麼別的說？」遲衡山道：「便是，也還不能得其深味。」杜少卿道：「非也。但凡士君子橫了一個做官的念頭在心裏，便先要驕傲妻子。妻子想做夫人，想不到手，便事事不遂心，吵鬧起來。你看這夫婦兩個，絕無一點心想到功名富貴上去，彈琴飲酒，知命樂天。這便是三代以上修身齊家之君子。這個前人不曾說過。」蘧駝夫道：「這一說果然妙了！」杜少卿道：「據小弟看來，《溱洧》之詩，也只是夫婦同遊，並非淫亂。」季葦蕭道：「怪道前日老哥同老嫂在姚園大樂！這就是你彈琴飲酒，采蘭贈芍的風流了！」眾人一齊大笑。遲衡山道：「少卿妙論，令我聞之如飲醍醐。」余和聲道：「那邊醞釀來了！」眾人看時，見是小廝捧出酒來。

當下擺齊酒餚，八位坐下小飲。季葦蕭多喫了幾杯，醉了，說道：「少卿兄，你真是絕世風流。據我說，鎮日同一個三十多歲

的老嫗子看花飲酒，也覺得掃興。據你的才名，又住在這樣的好地方，何不娶一個標致如君，又有才情的，才子佳人，及時行樂？」杜少卿道：「葦兄，豈不聞晏子云：『今雖老而醜，我固及見其姣且好也。』況且娶妾的事，小弟覺得最傷天理。天下不過是這些人，一個人占了幾個婦人，天下必有幾個無妻之客。小弟為朝廷立法：人生須四十無子，方許娶一妾；此妾如不生子，便遣別嫁。是這等樣，天下無妻子的人或者也少幾個。也是培補元氣之一端。」蕭柏泉道：「先生說得好一篇風流經濟！」遲衡山歎息道：「宰相若肯如此用心，天下可立致太平！」當下喫完了酒，眾人歡笑，一同辭別去了。過了幾日，遲衡山獨自走來，杜少卿會著。遲衡山道：「那泰伯祠的事，已有個規模了。將來行的禮樂，我草了一個底稿在此，來和你商議，替我斟酌起來。」杜少卿接過底稿看了，道：「這事還須尋一個人斟酌。」遲衡山道：「你說尋那個？」杜少卿道：「莊紹光先生。」遲衡山道：「他前日浙江回來了。」杜少卿道：「我正要去。我和你而今同去看他。」當下兩人坐了一隻涼篷船，到了北門橋，上了岸，見一所朝南的門面房子。遲衡山道：「這便是他家了。」兩人走進大門，門上的人進去稟了主人，那主人走了出來。這人姓莊名尚志，字紹光，是南京累代的讀書人家。這莊紹光十一二歲就會做一篇七千字的賦，天下皆聞。此時已將及四十歲，名滿一時。他卻閉戶著書，不肯妄交一人。這日聽見是這兩個人來，方纔出來相會。只見頭戴方巾，身穿寶藍夾紗直裰，三絡髭鬚，黃白面皮，出來恭恭敬敬同二位作揖坐下。莊紹光道：「少卿兄，相別數載，卻喜卜居秦淮，為三山二水生色。前日又多了皖江這一番纏繞，你卻也辭的爽快！」杜少卿道：「前番正要來相會，恰遇故友之喪，只得去了幾時；回來時，先生已浙江去了。」莊紹光道：「衡山兄常在家裏，怎麼也不常會？」遲衡山道：「小弟為泰伯祠的事，奔走了許多日子；今已略有規模，把所訂要行的禮樂送來請教。」袖裏拿出一個本子來遞了過去。莊紹光接過，從頭細細看了，說道：「這千秋大事，小弟自當贊助勞。但今有一事，又要出門幾時，多則三月，少則兩月便回。那時我們細細考訂。」遲衡山道：「又要到那裏去？」莊紹光道：「就是浙撫徐穆軒先生，今陞少宗伯，他把職名薦了，奉旨要見，只得去走一遭。」遲衡山道：「這是不得就回來的。」莊紹光道：「先生放心，小弟就回來的，不得誤了泰伯祠的大祭。」杜少卿道：「這祭祀的事，少了先生不可，專候早回。」遲衡山叫將邸抄借出來看。小廝取了出來，兩人同看。上寫道：

「禮部侍郎徐，為薦舉賢才事：奉聖旨，莊尚志著來京引見。欽此。」

兩人看了，說道：「我們且別，候入都之日，再來奉送。」莊紹光道：「相晤不遠，不勞相送。」說罷出來，兩人去了。

莊紹光晚間置酒與娘子作別。娘子道：「你往常不肯出去，今日怎的聞命就行？」莊紹光道：「我們與山林隱逸不同；既然奉旨召我，君臣之禮是傲不得的。你但放心，我就回來，斷不為老萊子之妻所笑。」次日，應天府的地方官都到門來催迫。莊紹光悄悄叫了一乘小轎，帶了一個小廝，腳子挑了一擔行李，從後門老早就出漢西門去了。莊紹光從水路過了黃河，僱了一輛車，曉行夜宿，一路來到山東地方。過兗州府四十里，地名叫做辛家驛，住了車子喫茶。這日天色未晚，催著車夫還要趕幾十里地。店家說道：「不瞞老爺說，近來咱們地方上響馬甚多，凡過往的客人，須要遲行早住。老爺雖然不比有本錢的客商，但是也要小心些。」莊紹光聽了這話，便叫車夫：「竟住下罷。」小廝揀了一間房，把行李打開，鋪在炕上，拿茶來喫著。只聽得門外驟鈴亂響，來了一起銀鞵，有百十個牲口。內中一個解官，武員打扮。又有同伴的一個人，五尺以上身材，六十外歲年紀，花白髭鬚，頭戴一頂氈笠子，身穿箭衣，腰插彈弓一張，腳下黃牛皮靴。兩人下了牲口，拿著鞭子，一齊走進店來，吩咐店家道：「我們是四川解餉進京的，今日天色將晚，住一宿，明日早行。你們須要小心伺候。」店家連忙答應。那解官督率著腳夫將銀鞵搬入店內，牲口趕到槽上，掛了鞭子，同那人進來，向莊紹光施禮坐下。莊紹光道：「尊駕是四川解餉來的？此位想是貴友？不敢拜問尊姓大名？」解官道：「在下姓孫，叨任守備之職。敝友姓蕭，字吳軒，成都府人。」因問莊紹光進京貴幹莊紹光道了姓名，並赴召進京的緣故。蕭吳軒道：「久聞南京有位莊紹光先生是當今大名士，不想今日無意中相遇。」極道其傾倒之意。莊紹光見蕭吳軒氣宇軒昂，不同流俗，也就著實親近，因說道：「國家承平日久，近來的地方官辦事，件件都是虛應故事。像這盜賊橫行，全不肯講究一個弭盜安民的良法。聽見前路響馬甚多，我們須要小心防備。」蕭吳軒笑道：「這事先生放心。小弟生平有一薄技：百步之內，用彈子擊物，百發百中。響馬來時，只消小弟一張彈弓，叫他來得去不得，人人送命，一個不留！」孫解官道：「先生若不信敝友手段，可以當面請教一二。」莊紹光道：「急要請教，不知可好驚動？」蕭吳軒道：「這有何妨！正要獻醜。」遂將彈弓拿了，走出天井來，向腰間錦袋中取出兩個彈丸，拿在手裏。莊紹光同孫解官一齊步出天井來看。只見他把彈弓舉起，向著空闊處先打一丸彈子，拋在空中；續將一丸彈子打去，恰好與那一丸彈子相遇，在半空裏打得粉碎。莊紹光看了，讚歎不已。連那店主人看了，都嚇一跳。蕭吳軒收了彈弓，進來坐下。談了一會，各自喫了夜飯住下。

次早天色未明，孫解官便起來催促驟夫、腳子搬運銀鞵，打發房錢上路。莊紹光也起來洗了臉，叫小廝拴束行李，會了賬，一同前行。一群人眾行了有十多里路，那時天色未明，曉星猶在。只見前面林子裏黑影中有人走動。那些趕鞵的驟夫一齊叫道：「不好了！前面有賊！」把那百十個驟子都趕到道傍坡子下去。蕭吳軒聽得，疾忙把彈弓拿在手裏。孫解官也拔出腰刀，拿在馬上。只聽得一枝響箭，飛了出來。響箭過處，就有無數騎馬的從林子裏奔出來。蕭吳軒大喝一聲，扯滿弓，一彈子打去，不想刮喇一聲，那條弓弦迸為兩段。那響馬賊數十人，齊聲打了一個忽哨，飛奔前來。解官嚇得撥回馬頭便跑。那些驟夫、腳子，一個個爬伏在地，儘著響馬賊趕著百十個牲口，馱了銀鞵，往小路上去了。莊紹光坐在車裏，半日也說不出話來；也不曉得車外邊這半會做的是些甚麼勾當。蕭吳軒因弓弦斷了，使不得力量，撥馬往原路上跑；跑到一個小店門口，敲開了門。店家看見，知道是遇了賊，因問：「老爺昨晚住在那個店裏？」蕭吳軒說了。店家道：「他原是賊頭趙大一路做線的，老爺的弓弦必是他昨晚弄壞了。」蕭吳軒省悟，悔之無及。一時人急智生，把自己頭髮拔下一綫，登時把弓弦續好，飛馬回來，遇著孫解官，說賊人已投向東小路而去了。那時天色已明。蕭吳軒策馬飛奔，來了不多路，望見賊眾擁護著銀鞵慌忙的前走。他便加鞭趕上，手執彈弓，好像暴雨打荷葉的一般，打的那些賊人一個個抱頭鼠竄，丟了銀鞵，如飛的逃命去了。他依舊把銀鞵同解官慢慢的趕回大路，會著莊紹光，述其備細。莊紹光又讚歎了一會。同走了半天，莊紹光行李輕便，遂辭了蕭、孫二人，獨自一輛車子先走。走了幾天，將到盧溝橋，只見對面一個人，騎了驟子來，遇著車子，問：「車裏這位客官尊姓？」車夫道：「姓莊。」那人跳下驟子，說道：「莫不是南京來的莊徵君麼？」莊紹光正要下車，那人拜倒在地。只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朝廷有道，修大禮以尊賢；儒者愛身，遇高官而不受。畢竟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